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十八回 梁武帝復諫納降 虞天敏感妻死節

詩曰： 忠言逆耳拂君機，暗裏藏姦國祚移。
納土降書初上獻，漁陽擊鼓即相欺。
旌旗蔽野飛禽絕，殺氣橫空煙樹迷。
抗守孤城弓矢竭，虞公大節感賢妻。

話說林澹然北郊遊玩，偶于花園內遇一故人，對苗知碩道：「這人來得蹊蹺，俺們偏坐著不動，看他如何施展。」知碩道：「弟子也看這人不得。」林澹然故意眼觀他處，只不動身。那漢走近石凳邊，見林澹然等三人端坐不動，發怒道：「官長至此，誰不回避？汝兩個腌臢禿驢，恁般大膽，兀自坐著不動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你這官人，好生多事，俺們出家人雲遊至此花園一樂，與汝有何干涉，要迴避你？甚不知趣。」那漢愈惱，喝家僮：「打這禿驢。你還敢光著一雙賊眼看我，決是不良之輩，挖出他這一雙眼珠！」

家僮正要動手，林澹然笑道：「且住，有話講。俺出家人遨遊四海，那一個英雄豪傑貴戚朝紳，不欽敬俺來？誰似你這廝油嘴花子，反來呼喝人。」那漢大怒，喝教跟隨人：「與我痛打這禿賊一頓，鎖了去。」家僮向前來打，被林澹然雙手架住。一個趕入來的，澹然飛起右腳踢中肩窩，倒在地上。又一個撞近身來，澹然將左手一點，翻觸斗又跌倒了，其餘人役不敢向前。那漢親自動手，伸拳攘臂，趕近前來，提拳便打。苗知碩見了，正要放對，林澹然呵呵大笑道：「侯大哥不須如此。你記得當初在太原高丞相府中相聚時麼？」那漢聽了，即忙住手，將林澹然仔細再看，拍手道：「足下莫非是林參爺麼？」林澹然道：「小僧便是，大哥久違顏範了。」

那漢不是別人，乃高歡部下的一員大將，姓侯名景。自幼習文，屢因不第，棄文就武，投于高歡麾下為謀士，最是貪婪兇暴，詭譎多謀。習學得一身好武藝，屢立功勳，高歡用他為帳前管糧大使奮威將軍。因見林澹然英勇出眾，每每虛心交結。林澹然見侯景心術不端，惟有面交而已。侯景自從林澹然避難離魏之後，用錢賄賂朝中宦宰，不數年陞為尚書左僕射南道行臺總督大將軍，與高歡品職止差一級，甚有權勢。以前高歡在朝時，侯景畏其材智，不敢妄行。當時高歡已死，無人制衡，縱意橫行，位兼將相，勢傾朝野。高澄襲父之職，名行素虧，又且短于材略，欺侯景是他父親部下出身，屢屢侮慢侯景。侯景又恃官高爵大，不以高澄為意，因此有隙，兩下結怨，不願同朝。侯景賄賂近臣蔣旌在魏主面前贊襄，奉旨差往河南鎮守，掌握兵權，以觀內變。當日便道赴任，卻遇清明令節，乃穩住人馬，獨與家僮輩郊外尋春取樂，偶至花園，遇著林澹然。此時候景炎炎之勢，把誰人放在心上？況酒後糊塗，林澹然又做了僧家，將言語激惱著他，怎生認得？因澹然說出舊交，方省得是林時茂，不勝之喜，笑道：「林大哥許久不會，竟不相認了。別後心常感念，今得相會，實出偶然。向聞大哥雲遊梁國，何幸又得在此？」

林澹然道：「一言難盡，從容細訴衷曲。久仰足下執掌兵權，名重東魏，今日為何閑暇，到此遊玩？」侯景道：「小弟之事，亦容細說。大哥如今寶剎在于何處？」林澹然道：「貧僧不居寺院，亦非庵廟，暫棲止在本縣城南張太公莊上。因見景物撩人，故往郊外踏青遣興，幸會吾兄。」侯景道：「既然大哥寓處不遠，小弟畢竟要到貴莊奉謁。」林澹然不好推辭，答道：「尊駕枉顧，蓬革生輝。」二人攜手而行，同到莊上來。後面知碩佛兒家僮等眾，牽馬隨入莊裏。

林澹然侯景重復敘禮，辦齋款待。侯景問及林澹然到梁朝出家事，林澹然將妙相寺為副住持，因正住持鍾守淨貪淫忤諫，反生讒害，逃難至張太公莊上情由，細說一遍。侯景嘆息不已。林澹然問道：「目今高丞相辭世，公子高澄比乃尊德政何如？」侯景搖頭道：「大哥，不要提起，高澄那廝說起來令人切齒。他那已往的姦淫惡跡，大哥盡知，自從高丞相捐館之後，無人拘束，縱意妄行，把父親向日趕逐去的無賴棍徒，依舊招集部下，放僻邪侈，無所不為。有一個奸險膳奴，姓蘭名京，原是衡州刺史蘭起之子，高澄待為心腹，生殺予奪之權，皆出其手。其弟高洋，屢屢勸諫不聽。目今招軍買馬，積草屯糧，其意要篡魏以圖大業，只畏小弟一人，不敢輕發。況兼宰輔臺諫，各為身謀，朝廷大事，悉委高澄。見弟掌兵，心懷妒忌，暗暗勸主上削去小弟兵權。小弟諒來終須有禍，故此暗用賄賂，謀差出外，鎮守河南，離卻此人，以圖後舉。高澄這廝，度量淺狹，我雖出鎮外延，料他不久必然生情害我。小弟渴欲請教，不知大哥蹤跡何在。今日偶爾相逢，實乃天賜其便。今者梁武帝朝政何如？臣宰才能比東魏何如？」林澹然道：「梁魏之政，兄弟也。當時武帝初登大寶，勵精圖治，恩威兼著。朝中文武，各展其材，甚有可觀。自天監已來，皈依釋教，長齋斷葷，布衣蔬食，刑法太寬。文臣武將，俱從佛教。小人日親，君子日遠，四方變故漸生，據險為亂者，難以屈指。況兼歲歉國虛，民不聊生，梁國不日為他人所有矣。」

侯景聽了，拍手大笑不止。林澹然心裏暗想：「梁朝無道，此人鼓掌而笑，決非好意。」就問道：「足下聞武帝政亂而喜，何也？」侯景四顧無人，低言道：「小弟有一樁大事，存心久矣，因無機會，不敢妄行。今聞大哥談及梁主酷信佛教，變亂日生，諒此事只在反掌間，故不覺喜形于色。弟之出鎮河南，本欲據地叛東魏以歸梁國，只慮武帝拒而不納，故一向猶豫。今聞梁主可以蒙蔽，正合我進身之機會。我魏主寵用高澄，不日必有內禍。小弟弟兄而去，即差使獻土降梁，以圖大事。事成之後，發兵滅魏，勦除高澄，然後迎請大哥同享富貴，豈不美哉！」

林澹然道：「足下此計雖妙，只是背主降讎，非大丈夫之所為也。既與高澄不和，不若棄職歸山，守田園之樂，怡養天年，清名垂于不朽。何必驅馳名利之場，以為不忠不孝之人也？」侯景道：「大哥不知，當今之世，顧不得名節，說不起忠孝。桓溫道得好：『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，亦當遺臭萬年。』若是膠柱鼓瑟，眼見得家破身亡。」林澹然暗想，這人平素奸巧，勸之無益，就隨口道：「足下才猷素著，德譽日隆，況能駕馭群雄，保安黎庶，何慮大事不就？但俺與兄間別多年，今幸一會，且只開懷暢飲，重序舊情，不可言及世務，以混高興。」侯景笑道：「大哥見教甚妙。且盡今宵之樂，另日求教。」二人說罷，稱觥舉爵，啜得醅醕，當夜就留侯景在莊宿了。次日侯景喚了早膳，辭別林澹然之任，早已車馬駢集。澹然送出應外，侯景附耳道：「小弟昨晚所言之事，只可你知我知，切莫輕泄于外。」林澹然點頭道：「不必叮囑，後會有期，再得請教。」二人分袂而別。

侯景跨上雕鞍，帶領人眾，往河南蒞任，整理軍務，撫巡地方。甫及數月，忽探馬飛報朝廷有旨到來，天使已臨驛館，侯景忙排香案迎接。大使開讀聖旨，侯景聽讀到「念卿汗馬之功，更兼才堪鼎鼐，豈可出鎮邊隅？旨意到日，馳驛回京，同理朝政大事」，心下已知是高澄之計，暗想：「我未蒞任之先，預料有此宣召，今果然矣。」謝恩畢，整備筵席，管待天使。飲宴之間，侯景問道：「皇上差下官出鎮河南，纔及數月，為何又宣下官回朝？這是大臣薦舉，還是皇上聖意？」天使道：「是高丞相推舉老大人回朝，同理國政，故特旨而來。老大人急整行鞭，趨朝面聖。」侯景道：「邊關要害，不比尋常去處。軍糧未散，且無鎮撫代職之臣。待下官調停了此兩樁，即便回京。」天使又道：「君命召，不俟駕而行。老大人就行纔是。」侯景高聲道：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這裏是邊關緊要去處，不時敵人侵擾，若委托不得其人，必誤朝廷大事，豈可造次去得？天使先回，下官在各衙門考選有才能者，權掌本鎮，即便趨朝。」使臣不敢再言，告辭去了。

侯景心下不安，請心腹謀士丁和商議。這丁和是一個辯士，極有膽量，亦通武藝，在侯景帳下為參謀官。向前見了道：「主公喚小官，有何使令？」侯景道：「我有一件大事不決，和汝商議。目今朝廷重用高澄，遣我出鎮邊地，未經數月，仍復召回。此是高澄那廝定計害我了。若回京，有兇無吉；若不回，又逆了君命。這事何以區處？」

丁和道：「先發者制人，後發者制于人。既是高爺要害主公，不如先下手為強。明日即矯詔，稱說高澄有篡位之心，發本省軍馬殺奔京城，先除高澄，後滅魏帝。主公身登大寶，小官執掌兵權，誰敢抗拒？豈非一舉兩得之計？」侯景道：「舉兵圖業，亦是

一計。但魏朝人物還多，兵糧尚廣，只恐擁一鎮之兵，以敵通國之眾，猶如以卵擊石，豈能保全？此計不妙，再尋萬全之計方好。」

丁和道：「主公之言甚當，小官另有一計。除非是據守本境，遣一辯士到梁國獻土納降，梁武帝決然重用主公。那時從容定計，待時而舉，有何不可？」侯景大笑道：「參謀此計，甚合吾機。事不宜遲，明日即煩卿齎降表與圖，往梁朝納降，以避此禍。」

次早寫下降書，收拾金珠寶貝並地圖，交與丁和，取路到梁國來。把關將認得是侯總督部下將官丁和，不敢攔阻。過了關隘，梁國守關將問了來歷，亦不阻擋。一路無話，直至京師。丁和一路打聽得武帝寵用的心腹大臣，卻是大司農朱異司空張綰，二人當權，朝廷聽信。丁和藏了金珠等物，先闖入朱異府裏來見朱異。朱異問其來意，丁和道：「敝主是東魏總督大將軍侯景。久仰老大人盛德，欲見無由。今因與本國高澄不睦，特差小官獻上河南□三州地土，歸降大國。猶慮聖主不容，先差小官，懇乞老大人鼎贊，玉成其事，必效犬馬之報。無甚孝順，有些須薄禮獻上，望乞笑納。」即奉上金珠禮物。朱異見了大喜道：「你主將既有美意歸順大梁，此是背暗投明，知機之士。明日早朝，待我先奏聖上，引你朝見。」丁和叩頭而退。又將了金珠到張綰府中來，同前一般獻了，說侯景納降一事。張綰也大喜收了，發付丁和，早朝伺候。

丁和次日五更，齎了金珠寶物降表地理圖，到閣子門外等候。朱異。張綰會見，先議定了。少頃武帝臨朝，眾文武朝見已畢，朱異執簡當胸，俯伏金階，啟奏道：「東魏鎮守河南尚書左僕射南道行臺總督大將軍侯景，差使臣一員，獻土投降，未得聖旨，不敢擅便。以臣愚意，鄰國之臣，納土來歸，乃我朝一統之機也。伏乞聖鑒。」武帝令宣和入朝，至殿前山呼舞蹈，俯伏階下。武帝道：「卿是何官？侯總督何故叛魏來降？未審真偽，難以准信。」

丁和奏道：「臣姓丁名和，職居侯總督部下參謀。主將因見魏主昏蔽，聽信丞相高澄讒言，屢屢殺戮大臣，主將慮禍及身，故有此舉。竊計良臣擇主而事。方今大梁皇帝聖武仁慈，德過堯舜，不歸何待？專遣微臣敬獻河南□三州地土，以為進身之階，伏乞聖仁容納。」武帝道：「卿且暫退，待朕商議。」丁和謝恩而出。

武帝與眾臣道：「今東魏侯景獻土來降，朕意得景，則塞北可清，寰宇可定，此機會亦為難再。卿等以為何如？」尚書左僕射謝舉出班奏道：「近歲以來，與魏連和，兵甲不興，邊境無事。若納叛臣，又生疊端，非國家所宜也。」言未畢，大司農朱異上前奏道：「皇上聖明御宇，南北歸心，今若拒而不納，後來賢路閉塞，裹足不入梁矣。今天下無不賓服，止有東魏跋扈不臣。彼國材兼文武者，惟有高歡侯景二人。幸高歡已死，侯景來降，魏國虛無人矣。得景，則彼國虛實，我盡知之，乘隙加兵，東魏之地，反掌可得，此正一統天下的大機括，豈可不納侯景之降？」司徒蕭介連聲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」武帝道：「卿主意若何？」蕭介奏道：「臣素聞侯景為人，不忠不孝，奸佞讒譎。雖有微才，受高歡大恩而致重位；高歡初喪，墳土未乾，即懷叛心。假鎮關西，宇文泰不容，故復投身于我。此等奸佞之徒，不可使之入國，收用必生後患。」

武帝道：「也見得是。」正欲聽信，不受降表，又見左班中一員大臣踴躍而出，眾人視之，卻是司空張綰，近前奏道：「聖主馭世，惟以收攬人材為先。久聞侯景才優學富，智勇足備。東魏如重用之，非我國家之利也，邊境豈得安寧？今幸彼君臣不和，上下猜忌，侯景來降，天假其便，此是至難得之機會。古云：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。能臣輸赤來歸，天下可指日一統。若不收其降表，不受其土地，彼必轉而投獻于他國。土地非我有，能臣為彼用，生起疊端，我國焉得太平？失算甚矣。陛下受其降表，任之大爵，景必盡心竭力，以報陛下。臣斷以納降為是。」武帝道：「朱卿與張卿之言，其理最勝。若不納其降，是閉賢路也。」當下命收了降表、輿圖，御筆親書聖旨，封侯景為大將軍，爵河南王。又賜錦袍玉帶。宣丁和進朝，發付回河南，約日來降。

丁和叩頭謝恩出朝，拜謝司空張綰大司農朱異，齎了聖旨欽賜袍帶，取路回到河南。進府參見侯景，先將見朱異張綰之事說知：「武帝欲待不受降表，甚虧朱張二人竭力贊襄，武帝方允，封主公為河南王。」細說一遍，即將錦袍玉帶呈上。侯景大喜。戴了金冠，穿了錦袍，繫了玉帶，拜謝天地祖先，升丁和為左軍耀威將軍。河南□三州地界，俱差心腹將士把守，不服魏朝統轄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高澄要害侯景，屢次在魏主駕前讒言說：侯景擁重兵在外，必有歹意，速取回朝誅戮，以除大患。故魏主頒詔，召回京師。此時使臣已回，說侯景要給散軍糧，擇官交代，方得回朝。高澄心下疑惑，差人打聽消息，不數日，邊郡官表章雪片也似到來，奏陳侯景據河南□三州叛魏歸梁，乞聖上早發兵擒勦。次後打聽的將士俱還，說侯景果實歸梁，早晚必興軍馬犯境。高澄心下驚惶，忙集眾文武同會都堂，商議此事。眾官齊道：「既是侯景反叛，宜奏過主上，作急調遣人馬，征討叛逆，此為上計。」高澄道：「發兵討逆，固不必說，但眾將之中，無侯景敵手。況連年飢饉，軍糧不足，何以處之？」使軍司杜弼離座道：「吾有一計，管教東魏有泰山之安。不必興兵發馬，只消一紙書到梁，使梁主與侯景自生猜忌，邊境無足慮矣。」高澄道：「先生有何妙計，離間梁國？」杜弼道：「東魏西梁，兩相侵擾，因此結讎。近□餘年，梁武帝皈依佛教，以清淨慈悲為本，不樂征伐，故久不動刀兵，兩國無事。丞相莫若一面發兵，侵他邊境，一面遣人致檄于梁，以求通好。武帝若肯仍舊議和，則落我圈套中矣。」高澄道：「兩國相和，莫非武帝便不受侯景之降了麼？」杜弼笑道：「非也。丞相明燭天下，些須詭計，怎麼不知？侯景那逆賊，包藏禍心據守河南，意欲自圖大業，非真心降梁也。若武帝與我國連和，景意不安，必生變亂。彼時梁國與侯景自相攻殺，我這裏高枕而臥，坐觀成敗，以逸待勞，有何慮哉？」高澄道：「先生高見甚明。」當下奏過魏帝，一面發詔，命邊塞統兵官發軍攻梁；次後修書，差護軍都尉鄭粹臣往梁國來。

再說武帝當日臨朝，樞密院司農卿傅岐奏道：「日今東魏發數萬之眾，侵犯邊界，攻打城池甚急。文書申呈本院，伏乞聖旨。」武帝道：「既魏國有兵犯境，卿等概本處官員謹守城池。若軍馬缺少，錢糧不敷，卿等斟酌調停，亦須添軍增餉，何必奏請。」傅岐領旨，正欲退朝，只見近臣奏：東魏丞相高澄，差官賫檄，午門外伺候。武帝即傳旨宣魏使進朝。鄭粹臣到金鑾殿山呼舞蹈已畢，將高澄檄文獻上。近臣接了，展開御案之上。武帝看檄云：

侯景自生猜忌，遠托關隴，憑依為奸，獻土偽降，狼子野心，終成難養。今陛下乃授之以鈇鉞，假之以兵權，未有不忠于魏而盡忠于梁者也。時堪乘便，則必自據淮南，亦欲稱帝。但恐楚國亡猿，禍延林木；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不若梁魏修和，使景無隙可乘，誠為兩利之術。願陛下察之。故檄。

武帝看罷，對眾臣道：「適纔傅司農奏說魏兵犯境，今高丞相復有檄來，以求和好，或戰或和，卿等以為何如？」傅岐道：「高澄起兵，侵我疆土，軍強馬壯，兵未交而奉檄求和，必是離間之計。因陛下重任侯景，侯景必竭力以輔我朝，故發書連和，欲使侯景懷疑，必生禍亂。若許通好，正中其機。陛下斬其來使，傳檄侯景，令謹守邊城，何慮高澄入寇。」武帝道：「卿言甚善。」喝軍士簇下鄭粹臣，斬首報來。武士正欲動手，朱異忙止住道：「不可。」便奏道：「臣聞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。今高澄雖然侵邊，未曾損我一民寸土，又奉書求和，是以禮來講信修睦。我堂堂大國，反不能容物，使陛下失禮于小邦，召天下人非議，是何道理？自古靜寇息民，和好為上，何必靡費錢糧，驚擾百姓，以興兵結怨哉？況兵家勝負難期，倘有挫失，反傷中國氣象。依臣愚見，連和者，久安常治之策也。伏乞聖鑒。」武帝躊躇了半晌道：「卿言有理，豈有大國而反失禮于小邦？和之是也。」遂不聽傅岐之言，教光祿寺辦宴相待。修下國書，發付鄭粹臣回魏，於是兩下罷兵息戰不題。

卻說侯景自從降梁之後，心下不安，不住使人打探梁魏兩國消息。當下有人報說東魏發兵□萬，攻打邊城緊急。侯景正欲調兵出關拒敵，不數日，又見探子報說，高澄有檄文連和中國，梁主已許和好，魏國回軍，兩邊罷戰。侯景心中驚疑，忙請丁和商議道：「我當初叛魏降梁，只指望梁主東征，我好于中取事，不期高澄那廝，移檄連和中國，武帝許諾，兩國和好，梁主必然生疑，不重用我了。倘奪我兵權，削我爵祿，那時進退兩難，豈不坐受其斃？請君計議，何以處之？」

丁和笑道：「主公熟諳韜略，區區小事，何足為慮。當今之時，主公掌握兵權，擁數□萬之眾，扶魏則魏捷，助梁則梁勝，如韓信在齊之時，成敗之機，在此一舉。武帝重釋輕儒，賢人隱遁；承平日久，武備荒疏。主公乘此兵精糧足，武士樂用，猝起大

軍，直搗建康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勢如破竹，攻破京城，奪其大位。那時再除東魏，一統天下，乃帝王之業也。若遲延不決，梁魏同心，或左右夾攻，則我進退無路，豈不束手待死！」

侯景大笑道：「先生陳說利害，使我頓開茅塞。事不宜遲，就此點兵前進。只有一件，前叛東魏，今又反梁，名分不正，難以服人。怎地設一個名號纔好？」丁和道：「目今臨賀王正德，貪婪犯法，得罪于朝廷，武帝屢屢責罪，因此臨賀王憤恨，陰養死士，蓄積糧草，專待內變。主公何不修書一封，奉之為主，誘他同起軍馬，共伐武帝。事成之後，緩緩圖之。這是臨賀王為亂首，罪不在我，何慮人心不服，大事不成？」

侯景大喜。慌忙寫下雲箋，差丁和星夜去見臨賀王正德，分付如此如此。丁和領了言語，辭別侯景而行。

不則一日，已到京師，日間不敢進見，捱至夜間，叩門請見。管門官道：「黑夜之間，大王飲宴，有事明早來罷。」丁和道：「有機密重事，要見大王。煩乞通報。」管門官見說是報機密事的，只得通報。臨賀王即教丁和進密室裏相見。丁和參拜已畢，將侯景書雙手奉上。正德拆開細看，書云：

臣河南王侯景，敬啟殿下：今天子年邁政荒，所為顛倒。大王屬居儲貳，仁政遠孚，四方景仰，執掌權衡，聲名赫奕。反被二三奸臣所譖，重遭廢黜，人心共憤，四海稱冤。大王何不乘此天與人歸之時，奮勇除奸，早正大寶，以副億兆之望。景雖不才，願效一臂之力，若有驅役，萬死不辭。誠千載一時之機會也，臣景執鞭以待。

正德看罷，未能決斷，差內官連夜召長史華一經議事。華一經承召來見正德，禮畢，臨賀王請華一經至後殿，將侯景之書，與之觀看。一經觀畢，臨賀王道：「此事還是如何？」華一經道：「殿下尊意若何？」正德道：「孤屢被朝廷叱辱，此恨未消，患無羽翼，暫且隱忍。今得侯景相助，正孤揚眉吐氣之時，如何不允所請？」華一經道：「殿下尊意，雖然如此，自臣觀之，乃是侯景誘殿下之術耳。」正德道：「何以見之？」華一經道：「侯景叛魏歸梁，非其本意，正欲使梁魏交兵，就中取事。不意魏與我國連和，侯景大失所望。事梁不屑，歸魏不能，手握兵權，焉肯俯首聽命于人之下？意欲大舉，又恐人心不服，故借大王之名，以自行其志。殿下不可為侯景所愚。」臨賀王道：「孤與侯景，素未相識，彼焉知孤心中之事，敢來愚惑？今孤正欲借侯景兵力，雪我心中之忿，長史不必多疑。」華一經見正德之意已決，不敢再諫，唯唯而退。正德不聽長史之言，出殿對丁和道：「孤有此心久矣，奈無隙可乘。今得侯將軍相助，深遂孤願。多拜上你主，早晚發兵，孤當內應。機事在速，不可遲誤。」教內庫官賞丁和銀五兩，綵緞四疋，發付回去。

丁和領賞，拜辭臨賀王，徑回河南。見了侯景，將上項事備說一遍。又道：「臨賀王專等主公，早晚起軍，彼為內應。」侯景遂調選人馬，擇日起軍。馬步軍兵共三萬七千，戰將五員，用丁和馬之俊二將為左右羽翼，浩浩蕩蕩，殺奔建康城來。是時承平日久，民不習戰，聞得侯景起兵壽陽，軍馬驟至，遠近驚惶。一路守城官將，望風而逃。侯景兵不血刃，奪了二餘處城池。當日丁和率領軍馬，殺到睢陽城下，只見城門緊閉，城上四圍，遍插旌旗。丁和回馬，至中軍報說：「睢陽城有人把守，難以前進。」侯景大怒，號令眾軍，用力攻城。金鼓喧天，喊聲大振。

卻說本郡刺史姓虞，雙名天敏，舉孝廉出身，為人廉能清正。已知侯景作反，殺進關來，一面急申朝廷，請兵教應，一面調撥軍兵，把守城池。當日聞得侯景軍到，分付軍士四門謹守，自上城樓觀看。只見侯景騎著黃驃馬，穿繡錦戰袍，金盔金甲，耀日光明。領一班部將，在南門下耀武揚威攻打。其餘將士，分攻四門，團團圍住。真個是殺氣連天，旌旗蔽日。

虞天敏見兵威甚銳，心下憂道：「我這城池，是緊要地方，若被他得了，到京都如破竹之勢。欲要出戰，兵微將寡，力弱難支；待要固守，奈何錢糧缺少，米穀不敷，又恐堅守不住。」心裏煩惱不決，只得回衙，和夫人史氏計議。夫人道：「相公主意，還是如何？」虞天敏道：「拒敵不能。守城無力，不如棄城而走，再做區處。」夫人大怒道：「相公素讀聖賢之書，不知忠孝之道！朝廷大俸大祿，除你為一郡刺史，身享富貴，蔭子榮妻。今一朝賊至，即欲棄城而走，豈大丈夫之所為也！妾不忍見君為不忠不孝之人，請先死以報國恩。」虞天敏所夫人所說，滿面羞慚，謝道：「承夫人指教，下官豈敢背國忘君？無奈孤城難守，食君之祿，自當死君之事。」夫人道：「相公此言，纔是為臣之道。城中糧食尚可支半月，朝廷若知侯賊作亂，早晚必發救兵。君當盡力守城，激勵軍民，或者可以保全，未可知也。」

虞天敏大喜，親自巡城。督軍守護。城外軍士臨城攻打者，皆被擗木砲石打傷，因此不敢逼近，遠遠圍定，放砲吶喊不息。虞天敏晝夜不得寢息，嚴督守城。侯景見數日攻城不下，遣一辯士，進城來說虞刺史投降，大封官職。虞天敏大怒，將辯士斬首，擲下城來。侯景見了大惱，號令將士奮力晝夜攻城，務要打破。虞天敏多方守護，一連又困了餘日。城裏糧米已盡，百姓啼哭，忍餓守城，心堅不變。

虞天敏指望救軍到來，終日懸懸而望，那裏見有一個軍卒。原來表章到樞密院，都被朱異張綰藏下，並不奏聞，因此無人救應。虞天敏見勢已危迫，百姓惶惶，盡皆餓倒，城池將陷，對夫人慟哭道：「賊勢甚大，城內絕糧，軍民餓困，城必破矣。下官早尋自盡，豈可受辱于狂賊之手？奈何累及夫人，怎生是好？」夫人道：「相公差矣，此時正是你我死節之秋。盡忠報國，成萬代之美名，有何慮哉！」夫婦兩個抱頭大哭一場，雙雙懸梁而死。

本府跟隨人役，半日不見刺史出來料理，都到內衙看問。只見家僮丫鬟等哭做一處，說老爺夫人同縊而死。見者無不垂淚。外面軍士並百姓，聞本官和夫人已死，都棄鎗撇劍，各顧性命，城內一時鼎沸。城外賊兵見城裏哭聲震天，已知有變，三軍一齊奮勇，攻破城門，殺入城來。殺人如切腐草，放火焚燒，擄劫睢陽一空。軍威大振，遂殺奔丹陽郡來。前有橫江阻截去路，雖有舟船，俱小不能渡江。侯景著人從旱路抄過丹陽，見臨賀王正德，說無大船，難以過江。正德即發大船百餘艘，詐稱載荻渡江，來接侯景。侯景大喜，即時渡江，至採石歇馬。次日率領三軍，搖旗吶喊，殺奔丹陽，將城四面圍住。

卻說城內公卿士庶，見侯景兵至，個個驚駭，人人惶惑。臨賀王正德于晚間寫密書一封，拴在箭上射下城來。軍士拾得，獻與侯景。書上說：明日午時，可領軍攻打東南二門，自有內應。次日平明，侯景號令眾將：「午時三刻，一齊併力攻打東南二門。先上城者為頭功；退後者斬！」平明吶喊攻打，看看午時將到，只聽得城裏一片聲喊，東南二門大開。侯景策馬先入，隨後諸將，一齊進城。滿城士女軍民，亂竄逃亡之聲，山搖地動。

正殺之間，恰好到張侯橋邊，遠遠見橋左三五百軍士，簇擁一員大將，坐在馬上。兩邊排列牙將，俱全身披挂，刀劍森森，甚是嚴整。侯景縱馬向前迎敵，那邊牙將高聲問道：「來將莫非是侯總督麼？」侯景答道：「孤親身在此，前面大將是誰？」牙將道：「三殿下臨賀王是也。既是侯將軍，何不下馬？」侯景聽得是臨賀王正德，慌忙跳下馬來，上前相見。臨賀王迎入府裏，朝見已畢，一面出榜安民，諸軍不許妄殺，禁止擄掠，謹守城門。號令一出，安堵如故。一面擺列筵宴，款待侯景。當下臨賀王坐了上席，侯景側坐。

二人酒至數巡，臨賀王道：「孤才菲德薄，屢被主上之辱，久欲雪此冤忿，奈無羽翼。今得侯將軍大材輔佐，是天以將軍賜孤也。今日之事，富貴共之。但主上軍馬尚多，錢糧廣大，孤與卿軍不滿數萬，將不過數千人，只慮大事難成，反招類犬之譏。賢卿有何高見？」侯景笑道：「臣在東魏，聞殿下尊名，如雷貫耳，故不避斧鉞，冒死來歸，以輔真主。殿下今出此言，何太懦也。臣從壽陽起兵至此，兵不血刃，先聲到處，望風而降。所謂兵家勝敗，在主帥之謀略，不在士卒之多寡。此處至台城不過咫尺，取天下只在旦夕。殿下早正大位，移詔各處，歷數武帝昏耗，以致天下大亂之罪，伐暴弔民，奠安四方。臣等分兵守住險要，不順者夷其三族。則反掌之間，天下定矣。」臨賀王大喜道：「孤之大事，全仗卿運籌決策，斷不負卿。」二人盡歡而散。

次日即改造皇殿，大賞三軍。諸事完備，臨賀王就于丹陽城即皇帝位，建號龍平元年，眾臣朝賀。封侯景為太宰壽陽王，總督中外諸軍事。丁和為樞密院右僕射，王朝為左司農，其餘文武官僚，各各陞用。下詔旌表死節忠臣虞天敏夫婦，命建祠立祀，春秋二祭。諸事已畢，侯景奏道：「陛下已登大寶，梁主雖然年老無用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主，須及早攻破台城，除卻外患，方保萬年

天位，貴富無疆。倘再遲延，各鎮勤王兵至，豈能無慮？伏乞聖鑒。」正德道：「卿言最當。有煩卿率領三軍前去，朕為後應，務要萬全必勝。」君臣二人商議已定，隨即起兵前進，一路殺奔建康。軍勢浩大，無人敢當，將城圍困。

卻說梁武帝改元太清三年，壽已八十六歲。此時謝舉等一班老臣，俱已掛冠致仕去了，朝廷政務，盡委朱異張綰，自惟終日念佛修行，持齋喫蔬而已。當初在妙相寺講經說法，自從被薛志義燒毀，復在同泰寺談經念佛。時值正月月中旬，武帝在同泰寺和道眾拜懺誦經，只聽得隱隱金鼓之聲。問近臣何處喧聲不絕，近臣道：「萬歲爺不問，臣不敢奏。一向聞得侯景作反，與臨賀王正德同謀。臨賀王已僭稱帝號，這金鼓之聲，想必是侯景軍馬來也。」武帝怒道：「何得妄言！若侯景為亂，如何鎮守官員無一通表章奏來？」近臣道：「自從東魏高丞相差使移檄，與陛下連和之後，侯景就作亂起兵。河南至京都一帶地方，告急表章雪片也似到樞密院來，請發救兵，急如風火。張司空朱僕射二人，只是隱匿不問，瞞昧陛下，以至如此。陛下急宜差官探聽消息。」武帝道：「焉有此事？朕待侯景不薄，豈敢造反？況朱異張綰，朕之社稷臣，焉肯為欺君罔上之事？」

正不信之間，又聽得方丈外人聲喧鬧，原來是司農卿傅岐見侯景圍城，飛馬到寺，撞入方丈裏來，俯伏地下，連稱：「禍事！禍事！」武帝大驚道：「有甚禍事？卿且平身說來。」傅岐道：「日前臣曾諫陛下，東魏求和，是反間之計，陛下不聽，以至侯景逆賊作反。自河南起兵殺至丹陽，勢如破竹，無人阻擋。各鎮請救表章，皆被朱張二僕射隱匿不聞。臣雖聞得消息，恐皇上不信，未敢妄奏。今侯景輔臨賀王正德登了帝位，僭號龍平，軍馬不知其數，喊聲震天，已將京城圍得鐵桶，早晚城已將陷，陛下還在此念佛看經，如何是好！」說罷大哭。武帝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哭之何益？自我得之。自我失之，亦復何恨？」忙上鑾輿，與傅岐等還朝升殿，召文武百官商議戰守之策。

眾官齊集殿庭，武帝宣朱異張綰，當面叱道：「向日侯景歸降，是汝二人勸朕收納，後來東魏高澄求和通好，又是汝二人力主連和，以致侯景逆賊，心疑作亂。各處告急文書申院，二人又藏匿不聞。今日賊軍圍城，破在旦夕，你二人有何退敵之策，速宜裁處。不然不必見朕矣。」

張綰朱異二人，滿面羞慚，頓首伏罪，半晌不敢回言。傅岐道：「朱僕射張司空瞞蔽聖聰，招引叛賊，本宜問罪。但今賊寇臨城，勢若泰山，且理戰守之策。退賊之後，再行區處。」武帝怒氣不息，叱退二人。宣傅岐近御座前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全仗賢卿籌畫，救朕危急。」傅岐俯伏道：「臣才淺識薄，惟恐獨力難支。伏乞陛下速選大將，統領羽林軍士，背城一戰，以決興亡，豈可束手受困。」武帝道：「朕聞兵戈之聲。心膽皆碎，方寸亂矣，不能主持。擇軍選將，任卿為之，生死存亡，決于天命。」說罷，兩眼垂淚，口中念阿彌陀佛不輟。眾臣怏怏而散。傅岐辭了武帝出朝，逕到教場中，調遣軍將。選施大用為先鋒，樊武瑞陳勝為左右救應使，自為主將督軍，打點出戰。正是：

馬臨險處收韁晚，船到江心補漏遲。

畢竟此一陣勝負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